

先哲叢談卷之三

北總 原善公道著

山崎嘉字敬義小字嘉右衛門號關齋又號垂加

平安人

關齋父名某小字清兵衛臣木下侯後致仕業醫于京  
師號淨因母佐久間氏有娠祈比叡山神一夜夢拜  
神時老翁攜梅花一枝來納左袖遂生男即關齋也  
關齋幼桀驁不可制父為托諸妙心寺剃髮名絕藏  
生乃一意修禪無解怠然性行猶不悛嘗與倫輩論  
議關齋詞理塞即其夜竊就彼寢火紙幃或讀佛典

南 妻 書

深夜忽拍案放聲大笑。衆起怪問曰。笑釋伽虛誕。其  
豪邁不羈。皆此類也。衆議欲逐之。當是時。土佐公子  
某。居妙心寺。公子聰明有藻鑑。歎曰。此兒神姿非常。  
後當有爲。乃遣之學于土佐。吸江寺時。土佐有鴟儒  
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共見開齋。亦深器之。而惜其陷  
異端。示之四子及程朱書。則大悅。遂畜髮歸於儒。時  
年二十五。

開齋學初專祖濂洛。及晚從吉川惟足者。學本邦所謂  
神道。遂立一家言。此道爲中興祖。其言曰。伊弉諾尊  
伊弉冊尊。順陰陽之理。正彝倫之始。嗣之天照大神。

以三種神器治海內。夫神者天地之心。人者天下之  
神物。蓋天人唯一。而其道之要在土金之教而已。土  
即敬也。土與敬。倭訓相通。而天地之所以位。陰陽之  
所以行。人道之所以立。皆出自此。乃合之。居敬窮理  
之說。曰。神聖之出于世。東西雖異處。其旨自。竒契矣。  
跡部光海跋。垂加文集曰。徹正直瓊予之道。守土金  
之教。通兒屋根命宗源之傳達。舍人親王正統之書。  
揭天人唯一之神光。拜日德仰神國。以立忠孝之大  
義焉。

開齋深欽。猿田彥神。每云。道者大日靈貴之道。而教者

猿田彦之教也。乃以庚申日祀之。鶯谷山人藻鹽草曰。凡神皆用八數。猿田彦神獨用七數。此有深義矣。蓋申位干西南隅。而金所旺。與寅位干東北維。而土所旺。相對。而寅申共當七數。以相發。土金即自然妙義也。是以庚申日祀。猿田彦。又曰。道之教始於猿田彦。成於舍人親王。發揮於垂加靈社。

文集其名嘉或作柯。蓋初名也。垂加之號取之神道。字井弘篤。讀思錄云。寶基本紀曰。神垂以所禱為先。冥加以正直為本。鎮坐傳記亦載此言。

關齋學大行于世。前後執贄者六千餘人。及其奉神道。

高第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綱齋。其餘反之者亦甚多。周子大極圖說。程子未嘗一言及之。至朱子作之解。其果得周子之旨。與否。關齋疑之不置。嘗夢見周子。質之。文會筆錄載。嘉嘗編次周子書。意謂大極圖說。朱解於理則固可無不可。但不知周子本意果如此否。辛卯之夏。四月二十二日。夢見周先生。乃問大極朱解。莫違尊意乎。曰不違。曰或點于第一圈中。失尊意者有焉。先生頷之。又將正所編次。而人呼覺矣。初來江戶時。寒窶無僮。石故鄰書商賃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

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崎喜右衛門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商歸告。聞齋閣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憮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陵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他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崎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情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

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生能守之。此乃真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會津侯嘗問閻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是臣之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爲毀訾誹謗。侯曰。寡人雖不敏。奉先生之言。孜孜求諫。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曰。君之言及此。臣假逢戮辱。豈不盡

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既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其所爲。因而稱譽之。其所不爲。因而非毀之。遂令本然性。枯亡消滅矣。其視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於是侯茫然自失。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嘗問羣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爲大將。孟子爲副將。率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爲之如

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爲。願聞其說。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後弟子見伊藤東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闈齋先生。可謂通聖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義而爲之說乎。東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爲念。子保其無之。闈齋天性峭嚴。師弟之間。儼如君臣。受教者。雖貴御巨子。不置之眼底。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聽徒凜然無敢仰見。諸生每竊相告曰。吾儕未得伉儷情。欲之感時動。不能自剌。則瞑目一想先生。欲念頓消。不

寒而慄。

嘗有某喪用儒禮不依佛式寺僧來見曰子不通國俗爲此非禮改則已不改則我不許瘞埋闇齋疾呼弟子曰姑殯之屋中余詰朝東裝赴關東訴渠頑訥寺增以爲不可爭遂狂從其意。

作世儒剃髮辨駁林羅山又題孝經詩云不孝罪條冠五刑參乎競戰踐其形彼哉剃髮腐儒子不信聖門有之經。

闇齋爲詩直寫其意不屑奢鍛華飾然秋鶯云居諸代謝四時中花散葉濃復見紅忽有金衣公子囀秋風。

影裏聽春風願爲合調又登愛宕山云空手徒行登宕阜同遊相語路先後頑夫自古禱災祥愚將到今憑勝負願毀宮房黥地藏且驅杉檜剽天狗山神使者飛鳶輦妙用顯然君見否此可謂氣象豪宕快人意者太宰春臺湘中紀行云去金澤可十里所山足有雕巖爲地藏菩薩像者記武相州界也呼曰界地藏像缺鼻故亦曰剽地藏曩時有山闇齋先生者嘗作愛宕詩中有剽天狗黥地藏之語則剽此像者其亦山氏之徒耶又宇都山詠十團子云大極十團圈都來是一貫今此粉團子誰成茂叔看又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十。貫得天地數。無過無不及。此奇趣造  
語不容。他人到。又一時傳誦者。士山八面擬八陣。云  
富士甲扶桑。山頭面八方。天地一望裏。風雲屯巖傍。  
變態成龍虎。蛇蟠鳥翱翔。誰哉繼風后。制陣奉君王。  
態澤伯繼字了介。介或作海小字次郎。八後更助右衛  
門。號蕃山。又號息遊軒。平安人仕。備前侯。

蕃山姓本野尻。出為外祖。熊澤氏後。因承其姓。天性深  
智。雋才卓越。古今年甫十六。仕岡山烈公。比弱冠。公  
驟加獎眷。將大用。而辭以未學。乃乞游學。越七年。公  
召還之。信任愈厚。亡何當要路。於是布德流惠。賑貧

救困。罷勾查。禁賭博。毀淫祠。表節義。其明聖教。以闢  
異端。嚴武備。以戒不虞。諸新政。海內驚耳目。太宰春  
臺復湯淺常山書曰。夫烈公者。不世出之英主。得熊  
澤子。而任以國政。明長之遇。實千載之一時也。日本  
詩史載熊澤了介為政。其國舉世所知。余嘗閱松原  
一清出思稿。其牛廳泊舟詩。有漁家兒女亦知字。笑  
將孝經。教老翁句。一時教化可想。至今洋宮之設。尚  
有典刑云。

蕃山初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  
曰。往日余為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使齋

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奴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爲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雉經。戚然自嘆，不爲天所弔恤。逢此悲涼，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爲冒夜來，此顧賃得百百錢，足矣。吾曰：『孽自作，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黃物，非敢云報聊以

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消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子有所守也。吾歎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爲利，如汝則絕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餬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母以貧濫，母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者，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爲何物，則趨利若鶩，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



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束裝往謁。請受業於門。藤樹辭以不足為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為人師。於是始接容。時寬永辛巳。蕃山年二十三。

蕃山壁間每懸義經畫像。未嘗懸他書畫。

嘗至某侯。及人見一士人威儀特秀。骨體非常。相與張目。注視良久。遂不交一言。見侯曰。余今見一士。不知仕臣乎。將處士邪。侯曰。渠為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氏部助者也。名正蕃山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

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侯。曰。前日比退朝。見某衣某形人。未知其為誰。侯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臣然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

嘗慮君之迷職。來江戶。時諸侯爭延之。及西歸。往別板倉。侯曰。子仕明君。言聽計從。吾徐籌之。子欲善其終。則早致仕。屏處田里。從今後勿復東來。勿復言世事。此功成身退之義也。蕃山拜謝去。然眷遇之渥。不得俄乞骸骨。且奉命。又復來江戶。是時既與共事者有隙。蕃山不自安。乃辭岡山。到京師。而貴紳候之門。

常爲市。於是去棲遲明石。明石侯本師尊。蕃山禮遇甚厚。後侯移封古河。蕃山從移之。未幾遂以言獲罪。大府乃被幽于古河。

年少時體貌充肥。自以爲武夫之職。一旦緩急被甲持兵。馳驅奔走無所不爲。而豐肥如斯甚艱之。雖由稟受亦或安佚所致。從是攻苦食淡。日夜武事是講。或出曠野放鳥銃。或行山村投民家。其當宿直也。藏水兵于稠筍。僚友就寢後獨竊出空庭演滄劍法。或深夜登屋習禦火。如是者十餘年。身軀稍瘦削。

蕃山與釋元政友善。梵語難通者必就元政解之。是以

元政坐不縱破佛教。但每歎曰。今世僧多無行。設使釋迦見則其謂之何。吾儒之道亦然。使孔子見今所謂儒者。豈有不慨嘆。

蕃山好樂。時時與小倉少將拉伶人三四人。至元政稱心菴。蕃山鼓琵琶。少將彈琴。元政咏倭歌。各以遣興。奧田嘉甫三角集記。渾不似云。丁卯春遊伊留。好問君第殆一月矣。其老川口大好古之士也。出一琵琶。告曰。此了海熊澤子物也。名曰濱庇。余接而見之。則漆光退蝕古雅可愛。蓋宋元間物矣。叩其所以。則曰。主母妙閣孺人出納氏。賜焉。孺人大藏大輔職直女。

熊澤氏出也。琵琶乃傳自其妣云。吁！先生昔在備前州，倡新建學，有經濟志，凜凜高風，可欽也。則手澤所存，誰不敬慕？況主母賜乎？按蔣揆長安客話載：渾不似如琵琶，小槽圓復如半瓶榼，相傳昭君琵琶制，使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遂以名。元史以爲火不思，今以爲胡撥思，皆相傳之訛。因憶先生洽聞，其命名必非取諸和歌而已。濱庇古訓二義一曰沙嘴崩壞，或曰舟篷簷拾遺作濱揪，予謂此得非兼取於沙嘴崩壞，渾不似昔之義乎？其與茗壺名飛鳥川同意矣。九京如可起，則先生當微笑稱善哉。

蕃山之學出於藤樹，然執見不同。其集義和書議，藤樹者不少。西川某者著集義和書，顯非二卷，辨其謚藤樹。

物徂徠與藪震菴書云：承問熊澤集書，不佞未見其書，曾聞其人太聰明，蓋百年來儒者，巨擘人才，則熊澤學問則仁齋，餘子碌碌未足數也。湯淺常山亟稱蕃山曰：其經濟出自老子以鑿地取銅鐵爲不是，蓋本于漢賈禹矣。大氏熊澤子說似迂濶，雖然以年後多驗視之，實非世儒所及也。其幽囚數十年，面無憂色，有人問當世事，默然不答，即索笙而吹之。

蕃山履歷門人巨勢直幹紀實錄外裔草加定環迷行狀岡山菱川大觀作傳而皆言名伯繼不載字所謂了介其字歟又皆言改食地和氣郡寺口邑名蕃山蓋取義於倭歌端山蕃山什其致仕寓京時以蕃山為姓乃男右七承姓蕃山繇此言蕃山不必其別號蓋人號稱之也或曰其處古河近筑波山故自號蕃山

又一說曰新古今集載源重之倭歌曰貴孤傑鷓鴣偕鷓鴣矢傑鷓鴣矢傑結列獨屋木勝益兒暱偕鷓鴣刺鬻栗結栗王陽明立志之說符此歌意矢傑鷓鴣

蕃山也故以為號

蕃山以疾没于古河元祿辛未八月十七日也距其生元和己未春秋七十三葬古河大堤邑鮭延寺人之展其墓者今尚不絕云

後藤松軒名字鄉貫未審關後聞

松軒初年以客依肥後侯寬永中邪蕪賊起侯奉命稱兵伐之松軒從之當陣臨場奮戰有功而為銃丸所中喪兩明松軒素嗜學從是後愈專銳志日使人讀經以聽之遂有所自得一時以真儒振列侯致禮請講者甚多小室侯尤信其說每招見之厚賜眷遇

小室侯即今巖村侯之先云。

一日詣閣齋聞其講閣齋視松軒甚卑講畢呼曰坊主

有所會乎否蓋以松軒傲時儒雞髮也松軒惡其倨

傲不再見閣齋且終身手不取閣齋著書云大高坂

芝山作閣齋傳見芝山會稿其末錄芝山與一老者論閣

齋為人多寓貶閣齋之意唐崎彦明名欽三宅尚齋門人曰所

謂一老者疑謂松軒也傳亦松軒使芝山作之見先

達遺事然芝山又作大町定靜傳曰余在洛每見此

老忝被誨喻此人也曲識南學之由余向三省兼山

之景行躡長澤山崎之遺蹤咸緣此老之說也繇此

言則閣齋傳乃得於定靜而紀之初非待松軒之言

者也所謂一老者亦謂定靜乎

嘗與大高坂芝山佐藤直方會一柳侯所時松軒講中

庸鳳飛魚躍章以朱註為差芝山固守註於是忽作

色與松軒啾啾相論直方不容一言更講此章亦從

朱註

梁田蛻巖謁松軒講論語事見蛻巖行狀今錄之曰元

祿中江都有失明儒人後藤松軒年七十餘以經明

識宏為東諸侯所敬禮亦傑魁士也余年廿八偶見

之需余講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章講畢松軒曰論

語猶麒麟。孟子猶師子。今也吾子所說佳則佳矣。但所可憾者說麟爲師子。失聖人溫良之意。此無他實。壯年豪銳之氣使然也。天假數年熟讀玩索則必有自得焉。勉旃。余嘆異久之。以爲能形容至聖大賢之判。數年之後。恍然覺論語似師子。孟子類麟。宣聖辭氣溫厚如肉角不觸。而氣象乃至大至剛不可當。雖紺眼狴狴殆有逡巡畏伏不得仰之狀矣。觀小管仲。見南子欲往公山弗擾等。乃可見也。孟夫子所應對教誨則咸是戰國士大夫。其語自雄壯。所以不能無圭角也。宜乍見以爲師子。其實不及宣聖之剛大。

層。顧松軒窺陽而不解陰。蓋所謂眼光不透。紙背者。宿學如渠。尚且不免。汝輩宜益研經義。

山崎泉者。著大學辨斷。駁伊藤仁齋。淺見綱齋批之。題批大學辨斷。印行于世。泉者會津人。受學于松軒。有經術。自序其所著曰。是予所以竊取師說而辨斷也。所謂師說。乃指松軒也。

木下貞幹。字直夫。小字平之。允號錦里。又號順菴。私謚恭靖。平安人。

順菴自幼彊記善讀書。寫字海大師見而撫之曰。此兒有異貨。即欲教以爲法嗣。順菴不從。年十三作太平

賦詞旨淳正。世以爲國瑞。大納言烏丸公上之。後  
光明帝。帝覽而大稱賞。將錄用。會官車晏駕。不果。  
既而人松永昌三門。勸學勵行。日進月修。昌三期以  
大器。一時名士如貝原益軒。安東省菴。宇都宮。選菴。  
咸推避。弗敢並。

少從某侯來江戶。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戶讀書。久之。  
名震海內。加賀侯厚幣召之。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  
子某嗣承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用彼。以使得  
其宿望。侯聞之。曰。今之世。交同手足之親。誼比金石  
之固。於利害所關。則崖岸相向者。比比皆然。如煩菴。

可謂有古人節矣。即與松永氏子俱禮聘之。越若干  
年。蒙簡拔爲大府儒員。時年六十二。實天和二年  
七月二十七日也。

物徂徠曰。錦里先生者。出而搏桑之詩皆唐矣。服南郭  
曰。錦里先生實爲文運之嚆矢。雖其詩不甚工。首唱  
唐。又聞先生恒言。非熟讀十三經注疏。則不可謂通  
經矣。由此觀之。所謂古學。亦先生爲之開祖。

室鳩巢答堀正修書曰。恭清先生在京時。酷愛韓文。無  
日不讀。每出輒以韓文自隨。及晚節東遷。後又愛王  
守仁之文。常以其集置傍。有暇頻頻讀之。一日語僕

曰舜水朱子甚敬守仁得其文必改容稱嘆

頌菴爲一世所敬慕遠通納贄及門者不可勝數而成德達材多出焉。宇士新稱爲桃李滿門。近時柴栗山序文集叙列其名于世者乃載于左。曰盛矣哉錦里先生門之得人也。參謀大政則源君美在中。室直清師禮應對外國則雨森東伯陽。松浦儀禎鄉文章則祇園瑜伯玉。西山頌泰健甫。南部景衡思聰博諫則柳原玄輔希羽。皆瑰奇絕倫之材矣。其岡島達之至性岡田文之謹厚堀山輔之志操向井三省之氣節石原學魯之辭退亦不易得者而師禮之經術在中

之典刑實曠古之偉器一代之通儒也。夫以若數子之資而終身奉遵服膺先生之訓不敢一辭有異同焉則先生之德與學可想矣。

新井在中。室師禮。雨森伯陽。祇園伯玉。柳原希羽。世謂之木門。五先生加之。南部思聰。松浦禎鄉。三宅用晦。服部紹鄉。向井魯甫。爲十哲。而思聰禎鄉爲同庚。稱之二妙。

自題蘆洲所寫肖像云。咨爾與我如陰有陽。不言不笑。非閒非忙。道存目擊。神傳毫芒。平生履歷。尺寸短長。四十從仕。遲暮類揚。六十被徵。晚達似唐。古稀既過。



來者可恆。北溟奮翮，東海望洋，富貴貧賤，用捨行藏，因遇因運，焉有焉亡。唯學之好，至老不忘。几上筆研，架頭標緹，照螢聚雪，數墨尋行。既無新得，豈率舊章。悔溺博雜，終失蒼黃。寫真誰也，惟洲之篁。塵埃滿幅，面目可傷。卷還之子，何足以藏。

順菴以元祿戊寅十二月二十三日沒，得年七十八。白石追悼詩八首，自註略紀其履歷，與男菊潭撰小傳可併見。順菴臨沒，屬後事于篁洲白石，棺中藏以孝經一卷。

安東守約字魯默，初名守正，號省菴。筑後人，仕柳

河侯。

明曆乙未，朱舜水來長崎。時人未知其學，唯省菴往師焉。時舜水貧甚，乃割祿之半贈之。至今稱爲一大高誼。其詳見舜水與孫男毓仁書中。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生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準。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爲我一入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着先

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腆則魚鱗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塵封鐵鑪。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

省菴初年學松永尺五尺五沒之後五年見舜水託業。

於是學益富行益脩。伊藤東涯稱爲關西巨儒。彼邦張斐文至長崎寄書及詩以褒賞。詩中云。曾聽聲名到若耶。是海外亦有聞也。

省菴年過四十未娶。舜水贈書以爲慰。孝道四十三始置妾。妾居者五年而出。妾悲其離別涕泣殆絕。省菴乃賡韓文公別鵝操韻作慈鴉操詩云。雄鴉不營巢。雌鴉將安歸。雖死又有雛。義不當乖離。母子道之大。其餘事之微。此別何足嗟。且有反哺傍。丑飛妾生二。男子長早夭。故有此作。

本集載扇銘序云。一日訪石松翁。翁出扇示予。謂曰。昔

在有馬之役。所與子更窮。主公者也。子記之乎。因憶彼時。予年十六。在東武。患小瘡。腫痛甚矣。淹在林樾。強病乘馬。自東武從君行。倍道兼行。既至。有馬瘡痛不可堪。膿血潰爛。手足不得屈伸。二十日夜。家父兄加先陣。在竹楯下。去君營可三十餘弓。家父數遣使戒予曰。今夜將攻城。汝既微且瘴。又苦跋涉。手不得執刀。足不得行路。強從君行。則跬步而倒。人不言其病而笑其怯矣。我非愛而死。愛而名也。又倩執友安東內藏助。堅制止予。予著甲冑。扶兩奴至君營。招當事地邊氏。出手足示之。曰。予本在麾下之列。然瘡痛

如此。不得從君行。將乘馬赴先陣。勿以爲背軍法也。既而至竹楯下。家父喜曰。所以止汝者。慮其不來也。今能來。其志不存必死。緣底至此。夜將參半。與衆同進。果而躓倒。蹈甲冑行者不知數。兩奴扶起而進。烏銃雨集。右左死多。血濺子之左肱。黎明與衆同退。過麾下。小原氏橫弓。在君傍。見左肱朱殷。以爲戰而被創。謂曰。丈夫哉。子雖無爲。而幼而強。病加先陣之數。亦鄉人之所共知也。明年二月二十八日。城將拔。主公麾兵直登。銃飛如電。死傷甚多。熱不可堪。翁以此扇扇主。公渴甚。十時攝津擘橘子奉之。渴猶不止。翁

授扇於子下而取飲。遂與諸軍屠其巢穴。無噍類矣。屈指二十二年于今。而扇如新。翁之愛君可知焉。古人有功不伐。況子之無功哉。然翁之求不可辭。遂爲之銘。銘曰。柄在掌握。動而樹功。從君於難。誕輔威風。嗟省菴以文事表。見于一世。今讀此編。則其少年勇壯。豈非毅然大丈夫哉。即使省菴生于戎馬之際。則其所爲亦迥出羣矣。古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省菴有焉。

省菴高義世絕無。其學亦世所不多有也。而性謙讓。告男守直遺訓曰。我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銘墓銘。及文集序等。

二山義長字伯養。小字彌三郎。號時習堂。石見人。伯養年少時來江戶。及壯仕中川侯。亡何辭去。乃鸞。蔡隱于郭北駒籠。伯養素嗜學。致仕後孜孜以求道。爲事初好釋老。又奉王陽明說。既而有疑焉。終歸朱紫陽。於是著朱王學辨。仲邨暢齋序之曰。二山老丈蚤修王氏心學。後來聞洛閩正學。幡然服從之。今也以其懲於已者。誡乎人。以其獲於已者。共乎人。豈非忠耶。

伯養篤學慎行。當世比之中江藤樹云。室鳩巢答遊佐

次郎左衛門書曰。至於谷氏二山氏。雖亦見其人耳。聞之熱。蓋操軒暢齋之亞也。足下以爲篤行君子者得之。

伯養娶妻。其儀一遵文公家禮。家禮有婿乘馬。文伯養家不畜馬。乃借之人而行其事。

伯養居家平生著上下。上下禮服也。居本鄉弓街時。其家無井。常輿之鄰家。鄰家一日澹井。義當出役夫以助之。適伯養僕有疾。伯養乃出躬自執。綆分力。尚木脫上下云。

有警者佐佐木玄信者。善記諸家系譜。而至其不可得。

詳則牽合附會。以欺世。一日過伯養談及譜。伯養問曰。前妻垂水氏也。傳言昔者垂水某者仕伊勢國司。既失其名。且未知爲何世人。則其跡絕不可考。豈不遺憾哉。玄信曰。此垂水廣信也。廣信稱河內守。伊勢垂水人。初仕其國司。後事後醍醐天皇。諫疏不聽而去。廣信好學。始奉伊洛說。所著有嘉文亂記六十卷。嘗勸藤藤房讀朱子集註。事載長濟草。今爲子誦讀焉。乃誦者歷歷可聽。伯養驚且喜曰。吾子記憶誠出天性。非由此。余何以得知之。請再誦。余將錄之。玄信又復誦。伯養隨而筆之。以爲得明證。當是時。京

師藤井懶齋撰國朝諍錄伯養以與懶齋爲久要  
故致之懶齋以載諍錄迨後永井貞宗本朝通紀  
寺島良安倭漢三才圖繪載垂水廣信此邦始讀朱  
法事蓋皆本諍錄也而所謂垂水廣信古今無其  
人嘉文亂記及長濟草亦未聞有其書是本出玄信  
一時妄語而伯養信之海內遂唱犬吠之說此日夏  
高繁兵家茶話所辨也

伯養妻垂水氏名三宗省君貞正有操且學於伯養讀  
書通古伯養之學釋老也省君隨而領解其義伯養  
之爲王爲朱也省君亦克治之世稱曰夫婦並有才

學者有二山伯養貝原益軒耳嘗伯養將出而有火  
乃謂省君曰火遠矣必不及焉若漸逼則吾歸携汝  
去少焉風急延燒及近鄰弟子謂省君曰災今難免  
內君盍早去省君從容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  
共行然不待夫而去此不奉夫之言也與不奉夫之  
言以求苟生寧燒死而全女子節時火益熾居益危  
而守死不變已而伯養遽歸俱共去

伯養以寶永己丑八月二十日終享年八十有七妻省  
君先一年卒年八十共窆于江戸牛籠宗參寺  
谷松字宜貞小字三介號巳千又號一齋土佐人

一齋，父素有字，時中初入釋，祖親鸞派，住持土佐真常寺，為人豪爽，有志節，最喜儒學，後遂種髮，稱大學以儒為業。大儒野中兼山、山崎闇齋皆得之訓導。時喪亂之餘，文運未闢，況僻鄉最乏典籍，而時中求諸四方，多儲之家，本饒賢為殆，湯盡嘗使一齋學小倉三省所也。謂曰：吾聞富貴失志，田產五百石，此非所以惠子孫也。乃鸞之僅存數頃，可以餬口云。

一齋去土佐，移京師，而來江戶，遊事稻葉侯，暮年辭之，性淡泊，不屑財貨。野中兼山嘗出重價購正宗所鍛一名劍，乃托一齋付之，研工時，某甲將冠一齋為之。

賓則贈其劍為祝，他日兼山聞之，亦略不介意。

一齋悟性不逾中人，而勤苦求志，以是其學有體用。徂徠護死隨筆曰：有谷一齋先生者，嘗上封事而沮格不用焉。予得其藁而讀之，其中有遷都事，故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為無所見也。方今之世，能為斯業亦難其人矣哉。夫徂徠名擅一世，於詞林鮮許可，而獨稱之，如此則足以定一齋。

一齋墓在江戶澀谷長谷寺，有石勒銘序，大高坂清介撰之，碑面楷字題，谷一齋宜貞居士之墓，九字。

先哲叢談卷之三 終

先哲叢談卷之四

北總 原善公道著

伊藤維楨字原佐號仁齋又號古義堂私謚古學  
平安人

仁齋自幼穎異挺發異羣兒其始習句讀時意已欲以  
儒焜耀于一世及稍長堅苦自勵而家素業賈故親  
串以爲迂于利皆沮之曰學問是彼邦事也在此邦  
固屬無用假令能之不易售不如爲醫術以致生產  
仁齋不從當是時家日衰謝沮者愈不止而其志確  
乎不變



年十九從父過琵琶湖有詩云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  
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萬谷滿相  
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又登園城寺絕頂云山  
行六七里往到杳冥中船遠閑閑去天長漠漠空嶺  
環村落北湖際寺門東男子莫空死請看神禹功識  
者以此知其志之所存

初奉宋儒著大極論性善論心學原論等及年三十七  
八始出已見故其說無論早晚有異同而古學文集  
襍載之是東涯之孝思雖非定見者不忍棄之云

大高坂清介著適從錄以駁仁齋弟子持來眎之曰先

生作之辨仁齋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恣議已  
苟辭不塞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余代折  
之仁齋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爲  
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其學長進則當自知  
之小子宜深戒爲學之要惟虚心平氣以爲己爲先  
何毀彼立我徒憎茲多口

後德大寺藤公好學時集京師諸名儒使其相討論以  
聽其定說時仁齋年方壯亦被召在列諸儒皆初怡  
聲下氣以辨說而及各不相容也努鬚立說諠譁不  
已仁齋獨坦夷溫厚終始如一竟舉坐歸之

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若欠腰纏。則自脫衣裳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勗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緼袍脫以遺之耳。且問汝輩常以何爲業。邪。曰。昏夜橫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爲爲業。吾何拒焉。輒脫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爲衣食數年。未嘗見舉止如客者。抑客何爲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爲何事。曰。以人道教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弟。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釣。是人也。而事業

之迥異如是。吾甚耻。願君宥吾儕罪。今而飲灰洗胃。謹奉教。下門下。遂皆改心自勗云。

嘗過花街。娼家使婢邀人。仁齋不肯。婢曰。小憩而去。於事無害。即君其勿辭。直牽袂上樓。仁齋固不知爲倡家。中心私揣是非。內交於吾。又非要譽於鄉黨朋友。蓋輕財。敷德。施及路人也。啜茶喫煙。厚致謝而去。渠亦見其狀貌。殊不類治郎。不強留也。仁齋歸。謂弟子曰。今日偶過市。一家使小女迎余。途延上其樓。則綺窓繡簾。殆爲異觀。畫幅琴箏。陳設具趣。而婦女六七人。盛粧豔服。不知其內人邪。將其閨愛邪。出接余。頗

款洽臨去。矚其庖中。亦美酒嘉肴備。辨宴席。不意今  
之世有樂善好施如此者。

大石良雄取贄仁齋。一日來待其講書。而時時睡弗聽。  
衆皆匿笑。退後垢罵曰。情懶如彼。不如不學。仁齋曰。  
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

某貴紳珍襲一石。大如量。備五色。一日召仁齋。眎之。仁  
齋視者久之。曰。此石生龍。非人之可愛重者也。請速  
棄之。郊外貴紳不悅。然其不安也。遂結茅茨于原野。  
置之。居十餘年。果雷雨驟至。霹靂一聲。茅茨破壞。有  
龍從石中出。騰空而去。

有人爲狐所魅。諸術不能辟。適聞仁齋之德。能服妖。招  
請之。仁齋至。口未吐一言。狐懼服謝罪去。

仁齋家故赤貧。歲暮不能買糶。糶資亦曠然。不以爲意。妻  
跟進曰。家道育鞠。妾未嘗爲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  
孺子原藏。未解貧爲何物。羨人家有養。連求不已。妾  
雖口能譙呵之。腸爲折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書。  
一言不爲之答。直却其所著外套。以授妻。

仁齋謝荒川景元惠金詩云。討習研磨二十春。恩如父  
子最相親。受金不謝元。非傲適爲君。情厚且真。東涯  
題後曰。先人作此詩時。予未冠。尚記其事。云云。由此

觀之仁齋年五十七八家猶寒然先是肥後侯祿千石招之辭以母老侍養無入世復安得其心不爲利祿動如斯人者乎。

左右比屋戮力濬義井仁齋聞之出欲共焉衆皆曰吾曹成之足矣何役先生爲仁齋曰敢不謝義之辱乎雖然余汲此井既與衆不異今豈有獨不與之理乎遂執縷分其勞。

仁齋實爲一代儒宗天下學者四面來歸之東涯蓋簪錄曰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之人無國不至唯飛彈佐渡壹岐三州人不及門執謁之士以千數。

邦俗立春前一夕撒炒豆高聲叫曰福內鬼外殆不類於兒戲乎而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其不好爲崖異者如此。

嘗率門人數輩徜徉梵刹見佛即拜門人不悅曰先生恒力辨釋氏之非而今拜其像者何也仁齋曰釋誠與儒異然而過其地不禮其主可乎。

凡唱一家說以爲己始得道者自非其黨外視如寇讐至如仁齋於其不信之者亦不能不推太宰春臺自視甚高常所評隲雖其師徂徠猶有所擇然其漫筆云伊仁齋豪傑之士也所謂不待文王而作者也物

先生亦豪傑之士也。然後伊氏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伊氏。而不能不以伊氏為嚆矢也。又曰。余嘗見伊氏而與之言。觀其貌也。恭聽其言也。從余故。以為君子。又曰。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學不由師傅一也。不仕二也。有子東厓三也。物先生不有一於此。又祇南海木門高足。固與仁齋異趣。而其送高生序曰。聞世有語孟字義之書。索而讀之。於是始知京師有伊藤君者。予雖固拘于茲。不能一接見。苟觀其書也。則可知其為人也。觀夫至言要言。左右聖賢。以鞭垂邪說。奮然把麾為世先登者。昭昭乎見于筆端。使人驚見猶

景星卿雲。可仰而不可企也。嗚呼。是豈今之人也哉。抑古之所謂超然獨立者歟。

伊藤長胤字原藏。號東涯。又號慥慥齋。私謚紹述。仁齋長子。平安人。

東涯經術湛深。行誼方正。粹然古君子也。嘗謂集會弟子。子曰。昨買一匣于骨董肆。置之几側。以藏抄冊。甚為便。乃使童子取之。陳於前。曰。余欲令工新製。如是器者。有年不意。既有謬者也。弟子視之。則藏接柄三絃之匣也。接柄三絃。隨其用。捨而折。接之。於是互相目而不答。與田三角進曰。先生未知邪。此物娼妓藏三絃之匣。請卻東

涯正色曰小子勿妄語。三絃柄長奈何。藏此短匣。嘗值一小囊遺於路。見以為藥物。使從者舉之。解囊而視。則內有十餘金。東涯忽覺。曰此當候遺者而還之。即立其地以待者良久。日將昏黑。遲遲而去。歸置之閣上。及伊勢巫祝至。付以納大神宮。

又嘗夜更歸途中。誤渡防火水桶去者里餘。始覺其為貯水。則還而扣戶謝者再三。明日又遣人洗滌之。東涯與徂徠同時各鳴東西。而徂徠每感否東涯不置。或遇自西至者。即首叩以東涯所業。東涯異於此。嘗麟嶼至日。出徂徠贈已序以見之。麟嶼出東涯曰物

氏文警猶蒙鬼臉。恐唱殺兒者。與田三角多年親。及東涯聞其評隲徂徠。唯此一言耳。

弟子嘗特徂徠天狗說來。時東涯時北村可昌。松岡玄達在坐。同觀極口刺譏之。而東涯暗不容一言。二生曰此文非曾警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先生以為何如。東涯曰。不人各有見。何必輕駭之。况其形容天狗之狀者。盡矣。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生大愧。東涯時俊傑輩出。各豎旗幟。以自振一方。而紹述文集二十卷。不有一言及之者。識者以為難。

東涯聲動海內。四方後學多輻湊。嘗麟嶼既入徂徠門。

又心鄉注東涯遂負笈赴之徂徠固不爲意春臺內甚不平各有送別詩徂徠云五十二驛莫言難處處山川秋好看明日先從函嶺望如絲大道遠長安其二揮鞭意氣愜秋涼才子奉恩遊洛陽但到西山紅葉好錦衣相映早歸鄉自書扇頭以贈之春臺云田郎妙齡好遠遊一旦尋師西入周天邊月落函關曉雲際星流渤海秋周道如砥任奔走那識古人骨已朽到日試問柱下官往時老聃今在否麟嶼迨東涯出跡之東涯一見且笑曰物先先襟度却如可想見大宰子亦慷慨有氣節

東涯音吐甚低且訥訥如不能言對門有箍桶匠其篋束聲亂東涯講書聽者每苦其難分

或人東涯辨疑錄答貝原益軒大疑錄而作之此言不然辨疑錄一拾仁齋遺漏以主張家說耳其題辭曰先君子體沈潛之識奮獨得之見一片婆心和盤托出雖微言精義剖折無餘而初學晚進尚煩問因敘舊聞參以新得筆爲辨疑錄四卷以爲答問之資東涯餘力工臨池片紙隻字人爭求之而其錄經語必以楷字是以間有詩賦諸語作以行草人疑爲非親筆

東涯生三男。長次先夭。臨送喪。弟子數人哭于柩前。時一僧來弔。謂曰。當悲哀如是時。諸君豈得不信。吾無常輪迴說乎。木村源進毅然曰。吾黨若信。道不篤。至如今日。或殆爲左道所惑。僧默然。

名物六帖。人品人事器財三帖。皆奧田三角所校也。而器財。校正。人品人事。誤魯魚。謬引書。此器財。東涯在日。即就其家真本。校刻之也。二帖。東涯沒後。三角以其草寫藏於己家者。刻之。故舛誤甚多。東涯男東所嘗更校正二帖。云。然其本未印。則無人知之者。

東涯門人高養浩者。叛師奉宋儒者。時學鍼炳中。紀東涯之學行。頗爲詳悉。乃撮錄于左。客曰。敢問東涯先生之爲人如何。曰。溫厚之長者也。博識洽聞。不減徂徠。惜哉。性過謙讓。而智乏。施設學包衆美。而才短教誨。是以有問則答之。答亦不精詳。不問則不示之。不示亦非有吝。然其於父師之說也。補苴罅漏。張皇幽渺。筆削改竄。可謂有大勲勞矣。童子問語孟字義之二書。既已刊行。論孟古義。坏樸略具。而成說未完。先生與門人校讐討論。予亦忝在末席。以今思之。論語一書。章章句句。說修爲者多。故仁齋之旨。符合矣。抑至孟子論心性。則窒礙不通者過半矣。故今所刊行。



孟子古義。其實成于東涯削錄之手者也。由此言之。則東涯之學識。未必無異義於其家說。而孝子仁人。豈忍夢寐之發哉。是以當知先生之篤志賢慮。非他人之所敢及也。

東涯墓碣銘。內大臣藤原常雅撰。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世以榮之。春臺與南郭書曰。去年七月平安伊勝原藏沒。其弟及門生立碣於其墓。華山內大臣銘之。八條中將書。坊城中納言篆額。間者有京師客持其文來示。純中述其弟才藏之言曰。集序亡兄在日。既蒙見允。言華山公許之也。純

喟然歎曰。昔者水戶義公與其世子共輯明人朱舜水遺文。而自題其名於卷端。且冠以門人二字。當時以爲奇事。今者華山公之於原藏也。既許序集人作墓銘。其人其事皆相類。可謂奇矣。夫義公者。國家宗室華山公者。皇朝大臣也。而舜水原藏皆一匹夫也。匹夫而受是尊寵。何其榮也云云。

伊藤長堅字才藏。號蘭岫。仁齋第五子。平安人。仕

紀伊侯。  
蘭岫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舉止端重。其始講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爲伊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說。

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中使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岫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說，音吐朗暢，辨論明備。座者皆歎賞，曰：真儒者也。

仁齋有五丈夫。長原藏次，重藏次，正藏次，平藏次，才藏人呼稱伊藤五藏，皆足以世其家學。而原藏才藏最著稱。謂之伊藤首尾藏。與田三角撰仁齋妻瀨埜氏墓碣曰：東涯先生緒方氏出而愛護踰親子。四子長英仕于福山，長衡于高槻，長準于久留米，長堅于紀藩，皆以儒顯。

吾祖初年在京師時，與蘭岫相友。是以祖之母貞順原氏墓記及傷寒私斷序皆屬蘭岫撰之。又善書，先友不破子讓藏數張，以余之家與蘭岫有舊，嘗將分贈。未果，遭回祿，又能繪事，與田三角跋其墨蘭曰：蘭岫好作墨蘭，近因道學先生言，斷此戲。

米川一貞字幹叔，小字儀兵衛，號操軒。平安人。操軒父服賈，而見操軒自幼嗜書，不欲區區逐利，命就三宅寄齋學。則寄齋期以遠到，寄齋沒乃謁山崎闇齋，請益遂以性行篤學名于世。而不于祿仕，嘗公侯徵辟並不就。仲邨惕齋撰實記詳其行誼。

操軒壹奉程朱之說。四子小近書易等外。不欲泛觀他書。舊與伊藤仁齋善。及仁齋唱古義以非斥宋儒。乃修書曰。朱子得聖人之道。吾子持異言排之。語養德之學。則爲薄德語。講學之事。則無益於學。是謂之聖教。罪人速改之。則止矣。不則雖契分日久。不得不絕焉。其言切至。而仁齋不聽焉。遂贈絕交書。

操軒所友皆一時知名士也。如藤井懶齋。仲邱惕齋。貝原益軒。當世以君子稱。則其取友豈得不端乎。而皆與操軒交睦。及沒也。各悼惜以紀其學德。而益軒所錄最足以想象其生平。曰。先生之爲人也。明敏而有

志操。求福不回。其接人也嚴而和。其處事也敬畏而不苟。其出言也辨而有序。聞焉者不厭。其爲學也純正。專好經術。平日用心於程朱之書。最勤。不好雜書。文中子所謂不雜學故明者。其此人之謂乎。前後略

藤井臧字季廉號懶齋。又號伊蒿子。筑後人。

懶齋初稱真名部忠菴。以醫術宦久。留米侯嘗療一病者。而不起。自以爲誤治所致。於是慨然投匕。辭事。乃入京。專修儒業。晚以近其先塋所在。退居于京西鳴麓村。超然絕世累。其學宗茶陽。高談性理。一時褒然有隱君子聲。

懶齋本豪氣及老益慷慨。每曰：余有一策，關東若召吾，則兼程而至，即日獻之。朝陳夕死，無復憾矣。室鳩巢與遊，佐其書曰：藤井懶齋，直清亦聞其人。此地有自京師來仕者，素識懶齋，為直清語其為。人有言有德一隱君子也。孟子以王說齋梁之君，而懶齋心慕之。其言有條理，今不克見錄。常居家，慨然曰：東都若有命召，隱士雖老死於行，必往。至東都，一以此義陳亦足矣。一言之後，使在京縉紳聞之，雖為斷舌，亦無悔焉。足下所絕於言議，而彼乃平生之志在此。想足下聞之，必大惡之。懶齋年八十餘，有子名團平，卓犖喜

其好說天下之形勢，其父與操軒揚齋為理學友，而團平深為父執所惡。然團平不以為意，懶齋亦不禁。懶齋深疾浮屠，閑際筆記多罵詈，緇侶若深州元政以孝聞者也。然以其所著釋氏二十四孝，取大安寺祭好，謂元政為不知孝道。

懶齋多所著，而本朝孝子傳、本朝諫諍錄、志存、裨益世教、孝子傳合、倭文有三版，可謂盛矣。如大和為善錄、藏筭百首、徒然艸摘義，亦一片婆心，不為無益兒女。懶齋嘗居宦舍，人私告曰：此屋多崇子，勿居焉。人之住此，莫不遭災厄者。予不忍復見子之他日離患也。懶

齋不以爲意居之二十年終無恙乃曰白居易有凶宅詩云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信哉

人或謂懶齋曰爲朱學者多失急迫如土佐野中氏是也懶齋曰野中氏讀朱子之書而不會朱子之學此其所以危國也

鳩巢於懶齋本無半面之識而其推尊之稱伊蒿先生徵君懶齋嘗和鳩巢之思親時鳩巢作古詩二首以謝之一則詠懶齋一則自敘且志喜云曰鳳凰翔漢漠時鳴崑山岑鳴聲一何悲生平多苦心所願蕭韶奏踰躡託遺音世路日艱險下視邈古今唐虞忽已

逝岐山不可尋文彩湏日愛羽儀世所欽誰復爲稻梁低首從羣禽飢餐綠竹實寒樓倚桐陰自甘隱淪久寧辭霜露深清高有如此虞羅安可侵其二杜若生江渚旖旎被其涯長風搖紫莖共波浸朱蕤風波迭驅迫恐爲衆艸欺自羞無國香非復絕世姿冉冉歲將晚孤芳徒自持高人好奇服佩芳固無遺豈料側陋質謬辱君子知揄揚言亦至微生非所宜但恨處僻遠不植君園池願早充下陳朝夕近容儀

懶齋所交皆以篤學稱者也川井正直二十七歲長懶齋懶齋爲作行狀米川操軒一歲長仲邨煬齋一歲

生八世  
少。惕齋序本朝孝子傳曰。伊蒿滕丈人。愚受其知。久而所兄事也。

懶齋姓藤井氏。然題署單用滕字。此不啻去井。又於藤字省艸也。此事不類懶齋爲人。可怪已。諫諍錄自序署曰。伊蒿子滕。臧季廉有跋。男撰之。曰。少男藤井理定。殆如異姓者。

象水者。懶齋長子也。好兵。有詩云。驥足未乘千里風。蝸廬縮首艸萊雄。眼前什物雖云笑。十萬申兵心腹中。鳩巢和之云。洛西高士有家風。何事英材慕七雄。豕豕百萬無一事。休將些子上胸中。

仲邨之欽字敬甫。小字仲二郎。號惕齋。平安人。

惕齋自爲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七八歲受句讀。于鄉師。不煩督責。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惕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曰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爲泛交。

惕齋於功名財利。澹然無情。雖少長干賈豎之間。不知物價。其家世素封也。而盈縮無所問。嘗爲管長所賊。墨親串欲以鳴官。惕齋不可。曰。以私財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湮。而亦不爲意。

惕齋凡所學靡不通曉。天文地理。尺度量衡。類皆能究。

先哲叢書卷四  
極之而尤邃。干禮其處家行己吉凶及日用之間一軌於古道。言動不苟。踐履足則又審音律。其所發明者。雖當世達者。欽服之。

惕齋奉性理學。以誠敬為本。深非時輩涉異說。其教人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少。息室鳩巢與和角某書曰。惕齋一生崇信程朱。始終不變。可謂近世之醇儒者。老夫雖不敢自比先輩。其崇信程朱。則不多讓焉。又兩伯陽橋窗茶話曰。余少歲時以明經為志。如中村米川諸儒。固不可以博學名之。然其立身卓偉。自修謹嚴。亦可以為篤行鄉先生。今則無斯

人矣。

惕齋少伊藤仁齋二歲。頡頏齋名當世。稱曰惕齋難兄仁齋難弟。

惕齋饒著書。其筆記詩集傳。後所記四十五部。凡三百十八卷。其鈔梓者十六部。凡百七十四卷。而沒後所刊者甚多矣。若夫後世儒者。其所述作。非身自刺之。則身後終充之。鼠蠹口腹。愧於惕齋多矣。

姬鏡三十二卷。為婦女著之。則綴以國字。其分門略。倣小學而敷衍之。博纂錄。倣漢古今賢媛。此邦女誠其克禪世教。蓋莫過此書。鳩巢以其不載義經。安靜引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以尤之要惟遺一烈女耳何害此編

惕齋行狀一卷門人阿波增益夫奉遺言撰之首載肖像及惕齋自題詩一首其詩云利名雙字胡為者億萬民生俱策驅者壘弃材憐世計考槃林曲永言娛貝原篤信字子誠小字久兵衛號益軒又號損軒筑前人仕國侯

益軒以寬永庚午十一月十四日生于福岡城中官舍父利貞號寬齋通軒岐家言益軒自幼警敏有殊質九歲就兄存齋讀書多成暗誦及中年入京講學是

時都下名彥胥傾心下之遂以博見篤學名重海內益軒學無常師或以為松永昌三門人者謬矣太宰德夫於儒林最鮮許可其於益軒嘗稱說曰博學洽聞海內無比

初其學無所主於陸象山王陽明說皆有所取焉及後讀學部通辨壹歸依朱學雖然晚年著大疑錄二卷以大極本無極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性有本然氣質理無生死氣有生死及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主一無適冲莫無朕等之說為與聖經有徑庭而為人謙恭純篤其言曰吾幸生于朱子之後而得窺其書



可謂無窮之幸。又罔極之恩也。故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蒼龜，視諸世之其學未真，輒拾人之短，以爲口實者，則霄壤不啻也。

益軒好著書，而救世之心實苦。其所著百有餘種，多以國字，語極懇切。田夫紅女，童兒隸卒，皆便之。與近時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又善修養，投老猶矍矍不衰。其所屬綴者不少。六十作和漢名數增補，六十七作大和迴，七十四作筑前續風土記及點例，七十五作諸菜譜，七十九作大和本州，八十一作樂訓，八十四作養生訓。慎思錄載魏志曰：胡昭怡怡無不愛，雖

僕隸必加禮焉。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於胡徵君見之矣。篤信謂胡昭愛敬之德量不可及，可以爲法。如八十讀書不倦，吾雖耄耄亦日夕手不釋卷矣。是爲可企及。此自紀其實也。

年二十九著近思錄備考，明年著小學備考，並版布于世。後學因此而進者多。云人見鶴山云：本邦先儒編著固多，而衰輯經傳註解者，以益軒先生此二篇爲始。

益軒雖時作詩，素好倭歌，而不好詩。每謂詩爲無用閑言語。慎思錄曰：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

曉故古人歌詠極精絕矣。古昔雖婦女亦能之者多矣。唐詩者非本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模倣于中華。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sub>レ</sub>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sub>レ</sub>吟癡符之訕。又曰。白樂天以謂作詩者勞心。虛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愚謂此以詩為魔也。其言宜矣。然而白樂天其言如此。而所為不免為詩魔。所惱者何邪。

益軒年八十五沒。臨沒賦詩二首。倭歌一首。詩云。平生心曲有誰知。常畏天威欲勿欺。存順沒寧雖不克。朝

聞夕死豈不悲。幼求斯道在孤懷。德業無成夙志乖。八十五年為曷事。讀書獨樂是生涯。倭歌曰。穀失葛。但鞭乙箕。鳩跋葛粟。訥教教質失。聞鳩速石。過條栗。訥幽篁屋。密失葛捺。釋曰。願四往事。如經。高八十餘年。夢裏過。

嘗居東。將西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雜然相向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尤頗談經。旁若無人。益軒喑無言。若無能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則少年始知為益軒。忽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益軒讀書之所有二室。一則號益軒。一則號損軒。並自

命也。世或有為姪好古號損軒者。或有為初號損軒。後從書估言更號益軒者。皆謬傳不可信。

慎思錄駁時輩之學曰。游蕩汜濫偏僻駁雜。或云讀書。學文之事常多。慎德力行之功常少。或云欲立己。說而責人之小疵。動常傷于刻薄。雖有其說是者也。其心則非矣。浮躁淺露。非君子之氣象。其文字雖間有可採者。其人猥陋可賤而已矣。是蓋指徂徠黨也。又斥為大學非聖人之言者。為近世之俗儒。是指仁齋也。此他學術論。及異學誅朱子辨。或自皆論刺當世排宋儒更立門戶。

存齋樂軒。皆益軒兄。而好學。有著作。存齋有丈夫子二。曰可久。曰重春。重春承益軒後。樂軒子曰好古。號耻軒。益軒養為子。博雅類益軒。惜哉先沒。

益軒妻江崎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才德並全。治經通史。善爛文墨。工作隸書。又詠國風。常從益軒遊。歷勝地。益軒多著遊記。實有內助云。東涯題貝原翁及妻其氏字帖曰。前時海之西。有二巨儒曰省菴先生。曰損軒先生。先人之於省菴子也。雖未識面。竿牘往來。每相推重。於損軒子也。嘗相會于一楮紳家。而道不契。牛山香月子。筑產也。宦于兩豐之間。時時上都過。

訪先人。故平素周旋三老宿之間。而損軒子則特其所親依也。近又遊京師。予乙軸。則損軒子與其內子某氏之遺筆也。俾予跋其尾。嗚呼。損軒子之書。端好有度。老而不衰。某氏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皆予之所夙聞。而加之以牛山子常賢懷德之誠。曷可負其託耶。

宇都宮三近。字由的。號頑拙。又號遜菴。周防人。仕

巖國吉川氏。

遜菴幼時游學京師。明曆丁酉年二十四。承主命歸鄉。途中有詩及倭歌編名巖邑紀行。印行千世。其居京

學於松永尺五門。乃紀行難波吟。有作日二月上丁日。老師尺五講堂前。各羞蘋蘩。評書卷。祭至聖。而配大賢。我為公程。背此會。幾思師友。意悄悄。句。

嘗著日本古今人物史。而中川清秀傳。有書事觸忌諱者。以此得罪。大府乃於巖國禁錮。數年遭赦。於是又入京。壹以教授為任。久之名益重。其遭赦為延寶

乙卯六月二十四日。是日山鹿高祐號素行子實文六年生事幽子

赤穗亦俱赦。

遜菴博學著書多。於四子及諸書著標註。以便初學。時號標註的。又或稱蠅先生。蓋其標註皆蠅頭細字。由

猶蠶著衣故云爾

物徂徠少在上總時得遜菴標註讀之後介縣長伯周  
父贈書稱諸標註以為惠及海內者而此書未致遜  
菴就木周南代父復徂徠書曰以與都由的書託嗟  
乎的也。以今年春下世乃與孝孺議致之巖邑使的  
子文甫祭告墓以成先生之志也。由的吾嘗所兄事  
也。學術褒然質行可尚。不當彼其身與先生一相識  
今則及墓也悲哉。

男三。的字文甫。號圭齋。卒于京師。伊藤東涯記墓曰。惟  
昔遜菴先生學于松永氏之門。講經授徒。久在輦下。

人所師尊。君夙承家庭之訓。兼從先子。遊天資樂易。  
善與人交。家世臣事。吉川家于防州巖國。鄉人嚮學。  
君有力焉。

五井守任。字加助。號持軒。大坂人。

持軒其先家大和五井戶。因氏五井。世稱井戶者。同出  
于此。共一族云。持軒本醫者也。嘗誤方劑。致人不起。  
慨然改轍為儒。則學篤行修。綽有古風。本多侯厚禮  
辟之。以聞講說。大喜其誠實。一時名彥。伊藤仁齋。東  
涯。仲邨。楊齋。貝原益軒。耻軒。三輪執齋等。咸以文字  
為交驩。初宗宋儒。晚有所見。不拘守。如其論性。專以

氣質爲說云

持軒成童入京居十餘年歸大坂教授此地文學之興以持軒爲首南郭復蘭洲書曰在昔尊翁先生唱道浪華海內景仰久矣又學下河邊長流善國風東涯撰墓碑盛稱其學術行義曰壯時家道饒阜爲親養所掩而不問及晚遂致窘迫乃曰若無人相恤則死耳淡泊自守晏如也簡牘往來常揀敗紙用其空白以暴殄天物爲戒天資坦率不修邊幅不飾辭說平生不曾言人之惡或與人語言或不當亦不斥之但曰某所不解閤閤鄙俚之言多所不解苟及問學誨

誘懇至不解不已曾謂人曰某胸中未嘗蓄一惡念又曰人不能爲惡者有一書生遽曰吾輩不能然先生正色曰不意君之爲人乃爾惡若可作試爲之家傳日本紀學治之尤精不雜迂怪不經之說又嗜和歌不務瑣鏤敏而有理又梁田蛻巖作傳曰先生常謂人得能通四子可以識宇宙第一理乃行而躬焉則天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環學庸語孟未嘗及他此方坊間諸賈命其業曰某屋如所謂茶屋酒屋之類攝人戲目先生謂四書屋加助云年八十三輪執齋作倭歌賀之曰所暱速乙的怛葛孤

先哲叢書四

續過屋狐。密捺勝謁失。穀穀祿訥訥粟木。贊吉奴都  
鞮乙木。此陳其德與壽。無疆人仰之。如日也。碑曰。享  
保六年辛丑。閏七月十八日。終于家。享年八十一。傳  
曰。享保中。享年八十。卒於大坂。倚居。

五井純慎。字子祥。小字藤九郎。號蘭洲。又號洲翁。  
持軒男。大坂人。

蘭洲嗣家學。又有重名於世。享保中。中井菴菴設鄉校  
于大坂尼崎坊三宅石菴主。講席。蘭洲爲助教。馬亡  
何來江戶。遂召仕津輕侯。獻替多裨益云。然以言或  
有不行。乃移病乞去。有司惜而不爲通數。乞終允。即

歸休于大坂。復教授其鄉校。以終其身。辭津輕後。遠  
近爭召。而皆不應也。

蘭洲博學富著述。瑣語質疑篇。非物編。既行。列于世。其  
他人勸梓。而謙讓不許。又兼攻國學。世有源語梯三  
卷。人得益爲其附言。曰。此書不詳何人所著。人或購  
得之。而此狡猾貪利者。盜蘭洲源語詰。改刻其題。署  
也。云。河井立牧。桂山集載。倣蘭洲春曙百首。倭歌。由  
此視之。又好詠國風。

蘭洲文世不多。傳余嘗見其烈婦溺死記。敘事曲悉。使  
人悲痛。實是婦女之鑑戒。不可蕪沒者也。因揭於此。

曰烈婦栗女甲斐國田中村農夫之女也幼孤依村  
長其家村長愛其為人與資裝嫁同村安兵衛者未  
幾安兵衛染惡疾卧在林蔭栗事之身執井臼毫無  
厭心晝則代夫耕田夜則還扶助之其暇紡績以供  
薪柴舅六右衛門過七十歲每出遊野外必持湯茶  
往省之遠出晚歸必迎里門一村人莫不相聚嘆賞  
者有年于茲矣嗚呼婦人之於夫也所仰望而終身  
也夫疾不事事舅老而家衰豈堪託身矧惡疾人情  
所憎且無子而年尚少不捨之改嫁者天下能有幾  
人栗女孝且義矣哉嗟天道無知洪水橫流夫妻葬

魚腹享保十三年戊申十二月 官嘉其節賜黃金  
以旌其事初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沸騰懷隄裏  
陸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將至避之可  
當是之時夫疾病四肢爛潰乃知不可起乃謂栗曰  
我死於水汝疾避矣汝不我醜湯藥之煩扶助之勤  
銘心不忘今親老汝年尚少幸全生無滅家是所望  
也我窘此惡病餘喘無所惜命在旦夕死水則幸也  
汝則避矣栗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也語未  
畢門外詢詢且立且號曰水聲近後者死栗乃扶舅  
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命舅曰汝與夫來不然我



不獨生粟曰敬諾大人步遲請先行妾與良人及之乃以舅副衣及田地典券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遺之而後入室侍夫側誓天以與夫同死水至遂溺而死民屋亦蕩焉夫妻之尸不知在所水退民復其業聞要女之志各出錢物以修其冥福瑞蓮佛寺甲斐國邑宰小宮山某具其狀達之台聽且曰舅六右衛門幸免焉然去年不登安兵衛以田質金以充租伏望國恩賜黃金以優賞焉則遺老有賴死者可瞑且以勸民志於是賜黃金若干以養舅邑宰以賜金復其田地以爲安兵衛後且爲立烈婦之碑謀之一儒

先以國字紀其事嗚呼匹婦之微上動君心下傳以爲美其名與石不朽可謂天道無知也耶

中井竹山非微曰蘭洲先生嘗言徂徠之駁仁齋也曰仁齋之於宋儒一如佛氏所謂有宿寃者曾不知己之爲宿寃更甚也蘭洲承朱學於家庭力斥徂徠護宋儒然不固執故其所自得往往反朱立說見瑣語質疑篇

蘭洲與中井斃菴交義相厚斃菴墓碣蘭洲紀之而斃菴子竹山銘蘭洲墓竹山弟履軒書并篆額銘曰天相斯文實降先生襄夫異言承績往聖有委有源通

儒全才琢詞蒼碾休風千載

大高坂季明字清介號芝山又號一峰又號黃軒  
土佐人

芝山家世臣土佐父宜重致仕而歸田後至關東芝山自幼好讀書比年十八出土佐入京來江戶苦學自勉弱冠宦巖城侯居若干年去又游事稻葉侯晚以祿不足用乞休致不允尋罹災侯有重賜於是作止足軒記不敢復乞休

芝山出谷一齊門廣才博覽最究性理又善賦詩屬文當世稱碩儒而氣豪宕自視甚高每好排斥時輩其適從錄一卷舉撞巢窟擊蛇笏等目縱毀罵仁齋又謝何林二老書曰陳元贊在洛而曩相會朱舜水在此而適面晤潛察厥言行學術疑弗端誠純粹矣多猥俚之態乏彥士之姿詞賦亦似未英懿故不欲就而正焉又答鵜真昌書曰深拜元政陳元贊執交吾子有年干斯僕在洛晤語不過二三會僕當時年少氣銳不肯下人唯視元贊爲人卑猥瑣碎無風雅之致元政爲人暗弱固滯無實見之明或賤或廢日與同志譏笑耳又無覩厥詞葩之可取也故不屢往來不亦惜乎嘗聽朱之瑜老人往年謝世心越禪師無

恙否。定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每清譚。僕嘗蓮彼二老者。前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絕云云。近來偶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

明林珍何情。顧長鄉來在長崎。芝山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爲韓柳歐蘇無過。於是芝山自以爲然。江邨北海曰。林何顧三人。孟浪謾言。固不足論。而季明信之。自夸毗。遂欠精細工夫。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爲三人所誤。非過論。

芝山作山崎闇齋傳。大寓貶辭。且附論。比闇齋於王荊公。佐藤直方討論筆記曰。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中有闇齋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爲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

恙否。定知吾子與此二老者。每每清譚。僕嘗邁彼二老者。前後到兩三席。徒談花鳥。話風月而已。殊無一言及學問上。但於心越。則唱和一絕云云。近來偶逢木老儒。一癡訥人而已。未曾看風彩。曩遇荒景元。贈答詩數章。學力未如。幼敏之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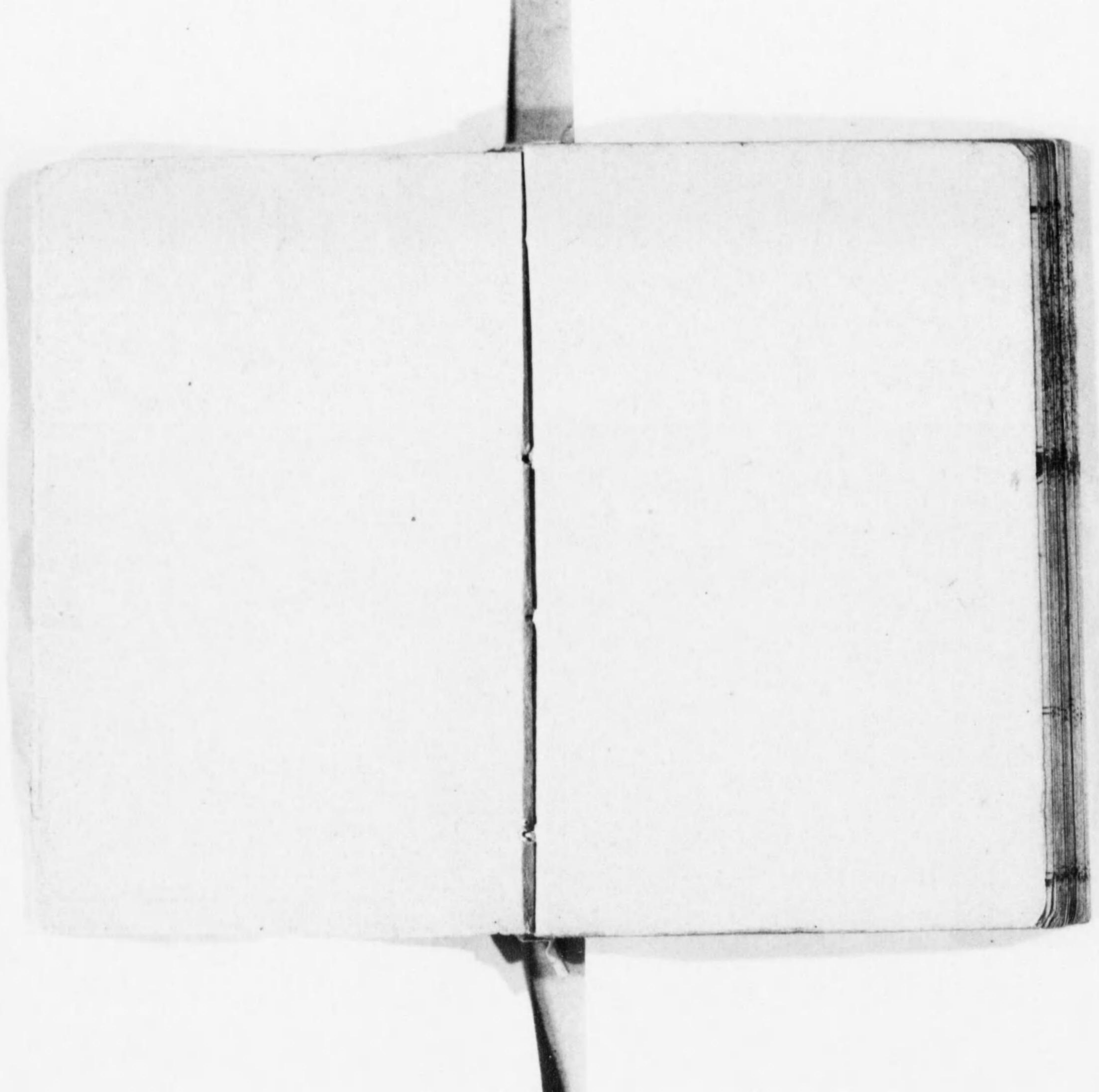
明林珍。何情。顧長鄉來在長崎。芝山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爲韓柳歐蘇無過。於是芝山自以爲然。江邨北海曰。林何顧三人。孟浪謾言。固不足論。而季明信之。自夸毗。遂欠精細工夫。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爲三人所誤。非過論。

芝山作山崎闇齋傳。大寓貶辭。且附論。比闇齋於王荊公。佐藤直方討論筆記曰。頃年一文人著一書。梓行。其中有闇齋先生傳。其立文命意。本以誹謗先生爲主。則固非直筆可信者。而言論抑揚之間。陽褒陰貶。輕慢不遜。殊非讀聖書者之氣象也。至於紀事之失。其實則初不述先生之所以爲先生。而徒稱傳聞無稽之言。不論先生出處履歷之有故而妄載。庸夫昏耄之說。嗟呼可鄙矣哉。且彼於先生有何怨嫉。而詆毀至此耶。今亦不暇一一辨其是否。明者試取其書一觀。則可見彼之爲人之實。而知其言之不足以爲。

證矣。

先哲叢談卷之四

終



東 京 圖 書 館

和書門

傳記類

161

函

310

架

號

九

冊

九

特59

793